

避情港

高陽著



□ 高 陽 著

避 情 港

• 高陽作品集之21 •

避 情 港

高陽作品集 B⁽²¹⁾

著 者	高	登	陽
發 行 人	沈	登	恩
出 版 者	遠 景 出 版 事 業 公 司		
	台 北 郵 局 36 — 575 號 信 箱		
	郵 撥：0 7 6 5 2 5 5 — 8		
發 行 所	遠 景 出 版 事 業 公 司		
	台 北 市 光 復 南 路 260 巷 51 號		
	電 話：7 1 1 — 7 8 7 1		
門 市 部	台 北 市 仁 愛 路 四 段 129 號		
	電 話：7 5 2 — 4 6 0 8		
印 刷 所	海 王 印 刷 廠 有 限 公 司		
	臺 北 縣 中 和 市 中 正 路 800 號		
裝 訂	嶸 興 裝 訂 有 限 公 司		
	台 北 市 赤 峰 街 77 巷 7 號 之 1		
定 價	新 台 幣 100 元	港 幣 25 元	
初 版	中 華 民 國 76 年 8 月		

行政院新聞局登記證局版台業字第0105號

遠景版權・翻印必究

「高陽作品集」自序

高陽

從事歷史小說寫作以來，二十餘年心血所積，得書若干；計字又若干？說實話連我自己都不甚了了，約略而計，出書總在六十部以上；計字則平均日寫三千，年得百萬，保守估計，至少亦有兩千五百萬字。所謂「著作等身」，自覺無忝。

上下五千年，史實浩如煙海，所以我的小說題材，永遠發掘不盡；更堪自慰的是，以臺灣為中心的世界華人社會，無一處沒有我的讀者。有些讀者獎飾之殷，期勉之切，在我只有用「慚感交併」四個字來形容心境。

行年六十有五，或許得力於凡事看得開；更應慶幸於生活在自由自在、不虞匱乏的大環境中，所以心理與生理兩方面，可說並未老化；與筆續盟、廿載可期。不過今後的筆墨生涯，一方面從事創作；另一方面亦須整理舊稿。新作單行本將僅交由聯經及遠景兩家出版事業公司印行。

與遠景出版事業公司合作的開始，在個人的創作歷程中，是一塊很重要的里程碑；更是一種極愉快的經驗，特綴數語，敬告讀者。

是為序。

• 序 自 •

中華民國七十五年九月杪



薄暮中，莫燕春悄悄掩上白木的大門，靜聽韋佩弦的汽車遠去。巷子裡依舊那麼寧靜，一片黃葉從短牆外飄了進來，多情地憩息在她肩上，但她並不理會。「他終於走了！」她在心裡說，背倚着門體味她自己的感覺，一門之隔，他帶走了她的微微的不安，而留下來的却是太多的淒清和悵惘。

晚風裡傳來清越的鐘聲，那已是附近兵工廠放工的時刻，這使她想到廚房裡的工作，鼻子也馬上恢復了正常的功用，開始聞到一股異樣的氣味；當她還來不及分析它的來源時，聽見緊鄰的胡太太大聲在叫：「江太太，你的牛肉燒糊啦！」

「來了，來了！」等燕春趕到廚房，胡太太已先一步來替她「搶救」那一鍋牛肉，但情況已很淒慘，下面一層跟鍋底連結在一起，撥都撥不動。燕春祇好把未燒糊的那一部份清理出來，另換一隻鍋，補充作料，重新放到煤爐上去。

「我老早聞到了。」胡太太說，「你沒有聞到燒糊的氣味？」

「我陪客人在說話。」燕春一面淘米，一面答說。

「說話用嘴，鼻子怎麼也不管用呢？」

胖胖的胡太太是個熱心腸的好人，就有一樣毛病，愛打破砂鍋問到底，常問得人無以置答。不過這句話問得並不算「很絕」，祇是燕春自己回答不出來。

「別跟我嚕囀了！」她說：「我得忙着做飯，展成快回來了。」

胡太太碰了個釘子，一點也沒有不快活的表示，仍舊笑嘻嘻地幫着燕春炒菜。在這眷區中，她們倆都屬於最能幹的主婦之列，一頓談不到豐盛的晚餐，在兩把好手合作之下，要不了二十分鐘，就已完成。

間壁響起一片喊「爸爸」的聲音，胡太太說一聲：「我們那位回來了。」抹抹手從廚房裡走了出去。

不一會又來了胡先生——胡志梁，他跟燕春的丈夫江展成是同事；展成託他告訴燕春，今天不回家吃晚飯。

這是不常有的現象，燕春禁不住問：「是有應酬嗎？怎麼不早說呢？」

「大概是跟孟小姐一起吃飯去了。」胡志梁說：「下班之前，我在詢問處看見孟小姐正打電話找展成。」

這使得燕春的心頭，倒真的敷上了一層薄薄的疑雲。孟小姐是指她的表妹孟藝雲，她跟展成

的個性都很強，老覺得他們兩人不大談得攏，何以今天她忽然會去找他呢？

當然，燕春沒有把這件事看得太嚴重的必要；略遺憾的是，今天稍為多準備了一些菜，有難得買到的活鯽魚，偏偏展成沒能在家享受。而且早知道不同家吃飯，剛才也用不着那樣子緊張。現在拿這些菜怎麼辦？她盤算了一下，煎鯽魚可以再加些蔥黃燜，留到明天讓展成吃凍魚；幼春放學回來，有紅燒牛肉、芥蘭菜和她喜愛的糟油蘿蔔就行了。幼春是他們唯一的愛女，唸的是中學夜間部，每天要到晚上九點多鐘才能回家。

至於燕春自己的晚餐，正好解決了那些燒糊的牛肉。若非燒糊了，她還捨不得吃；否則她會覺得那不僅是奢侈，簡直近乎罪惡了。

每天晚飯以後，她有許多事可做，料理完了家務，還有一架縫紉機在等着她。今年更學會了用日本製的機器打毛衣，現在是新涼天氣，接下來的活兒很多，夠她忙的。可是這晚上她什麼都不想做，祇想靜下來好好地想一想。

因此，對於每天必來串門子的胡太太，也就第一次有了非常膩煩的感覺。

「你今天可真自在！」胡太太似乎一點也沒有看出來她並不受歡迎，照例地，管自己去倒一杯專為展成預備的，燜得透透的好香片，坐在靠窗的那張籐椅上，慢慢地品嚐着。

燕春懶得答理，她希望胡太太喝茶抽煙幹什麼都好，就是別跟她說話。

她的念頭還未轉完，胡太太却又開口了：「你家今天那位客人，以前沒見來過？」

「嗯。」她輕輕哼了一聲。

「是親戚？」

「不是。」她簡簡單單答了這兩個字，忽又覺得這樣的神態似乎有慢客之嫌，便補充着說：

「是展成的同學。」

「那麼也是你的同學囉？」胡太太說：「姓什麼？」

「韋。」

「魏？」

「韋！」她不耐煩地說：「韋陀的韋。你怎麼啦？平聲去聲都聽不清楚。」

胡太太帶些優氣地笑着，依然很有興趣地問下去：「那韋先生看上去比你江先生年輕多了，在那兒做事？」

「一直在日本……。」

「喔，我知道了。」胡太太搶着說：「國慶快到了，一定是以僑領的身份回國觀光。怪不得氣派不錯！」

燕春嘴裡不說什麼，心裡却微有反感。但她立刻又覺得責人過苛了。胡太太不是那種愛好虛

榮享受而不能甘於粗茶淡飯的女人；殘酷的現實生活，逼得做主婦的連看一場電影，都得打一打算盤，那就自然會把眼皮子磨淺了。如果這個世界上，祇許潤人笑窮人寒酸，窮人羨慕潤人就該受奚落，那豈非太不公平！

這樣想着，燕春真想把韋佩弦所送的衣料，分一件給胡太太。但出自情感的意願，沒有能得理智的批准；她在心裡對胡太太抱歉。

這一絲歉意改變了她對胡太太的態度，於是照平常一樣，絮絮不斷地談論着家常。到幼春快回家時，她走到廚房，撥開爐門，替女兒熱菜熱飯，胡太太也就到了興盡告辭的時候。

時間控制得非常好，飯菜剛擺在桌上，幼春提着沉重的大書包跨進了門，以一種剛剛能夠讓她聽到的嬌幽的聲音叫一聲「媽」，然後換了衣服洗過臉，坐到飯桌上來。

天下做母親的，似乎都有看兒女努力加餐的癖好，特別是過了正常用餐的時間，深怕孩子餓着了的時候。燕春也不例外，坐在幼春對面，第一件事是看一看她的臉色；孩子們的喜怒哀樂在心裡藏不住，如果在學校裡跟同學鬧彆扭，或者得了老師誇獎，一眼就可以從臉上看出來。

這一天，幼春顯然有着心事，臉上一絲笑容都找不出來，儘自低着頭扒飯。

燕春疑心她是月考考得不好，但不願直截了當地觸及問題；兜了一個圈子才問清楚：級任老師死了太太，由教務主任出面示意幼春那一班的學生，每人送奠儀「五十元」。

前一個星期幼春要買皮鞋，她告訴她這一個月自己不可能；所以家裡沒有錢，幼春是知道的。再就是怕她父親；展成的一介不取，一介不與的脾氣越來越厲害了，上一次也是一位老師出國深造，學生湊份子送禮，讓展成知道了以後，大為不滿，說學校和身為師表的人，藉機斂財，準備向輿論界提出申訴，嚇得幼春要哭。這個懂事的孩子，對問題的困難，不但知其然，而且已知其所以然，越發惹起燕春的憐愛和傷感。

「不用急！」她安慰她女兒說：「媽另外還留着點錢，回頭給你，別讓你爸爸知道。」

幼春的眼中馬上閃出流轉的光輝，臉上的肌肉隨着綻開的笑容而變得靈活，令人想起水流解凍，春暖花開的日子。

做母親的有一份悽楚的甜蜜。她不知道從留在手裡的，捉襟見肘過日子的錢當中，怎能再抽出五十元來作毫無理由的應酬？

在平靜的表面下，她有着焦急的思慮。忽然，兩件互不相干的事碰在一起，為她提供了完美的答案。她站起來回臥室，檢點着堆在床上的一些漂亮的紙包紙盒，那裡面是：兩件華貴的女用衣料；一隻新式的手皮包；一隻名牌的電晶體收音機；還有一盒美國名廠出品的男用飾物，裡面包括袖扣、領帶夾、鑰匙鍊等等。

它們是韋佩弦所送的禮物。

如果這些禮物來自另一位夠交情的朋友，她至多覺得受之有愧而已；但來自佩弦就成了累贅和麻煩。丟掉既不可，留着不知道展成會有怎樣的反應？現在好了，一股腦兒把它們送到委託行去，自己的和幼春的難題不都一起解決？

她頗爲自己想到這個好主意而得意。但對佩弦不無歉疚之感；而對自己則覺得委屈，她不相信自己不配穿那些華貴的衣服，於是情不自禁地抖開一件衣料，披在肩上走到衣櫥前面去。

鑲在衣櫥門上的大鏡子裡，映出一幅繡着白梅的綠緞子；緞子的頂端露出一張輪廓雖然還非常美好，但已相當憔悴的臉。這使她想到上海「綠屋夫人」的那面大穿衣鏡。在這兩面鏡子中照出來的如果是一個人，何以榮枯如此地不同？如果不是一個人，到底誰是真正的莫燕春？

她無法回答自己的問題。怔怔地望着鏡子裡的「我」；對那件美麗的衣料已失去感覺，既沒有喜愛，也沒有厭惡。

「媽！」

幼春這突如其來的一聲，讓她微感一驚，同時，她發現她在聲音中充滿了驚喜交集的意味，這樣她就知道她必須對這些禮物有所解釋了。

這本是很容易解釋的事，但如想瞞住展成，就得費一番考慮，她想撒一個謊，說是別人寄存在她那兒的；但是顯然地，這將是個非常笨拙的謊，在一個對於成人世界的一切，似懂非懂而又

十分敏感的十四歲的女孩，一個使她不信但又不敢作進一步追問的謊話，必將引起無數的揣測而生出意想不到的流弊。那麼還是照實告訴她吧！

於是她說：「是韋伯伯送的禮。」

「韋伯伯？」

「你沒有見過，最近才從日本回來。」

「噢。」幼春應着，忽然一跳到床前，喜悅地喊道：「媽，您看，這個！」

電晶體收音機被她捧在胸前，靈巧的手指撥動着轉盤，各種美麗的聲音被切成一段一段，跳躍在空氣中。

燕春一楞，背過身去說：「幫我把這些東西收在旅行包裡，我得把它們送到委託行去。」

「媽——。」

她充分瞭解幼春的聲音中所包含的意義。她喜歡音樂，而展成除了他自己有時候大發牢騷以外，愛靜悄悄一無聲息，這樣，家裡那具收音機便祇有裝飾的功用。幼春一直在說：如果有筆錢可以讓她支配，她第一件事就是買一具電晶體收音機，擺在枕頭邊插上耳機來收聽音樂。現在，她一直渴望着的珍物，到了手裡而又失去，那是何等殘酷的事！但是——，她還是硬起心腸來說：「不行。現在還不能給你；家裡等着要錢用，你不是明天就要送禮嗎？」

「我祇要五十塊錢。」停了一會，幼春又說：「這裡四樣東西，一樣是爸爸的，一樣歸我，您還有兩樣。賣掉一件衣料還有多；這麼好的料子，一件怕不值五百塊錢？媽，」她走過來扳着燕春的肩，以充滿愧疚和祈求的眼光看着她說：「您不會罵我太自私吧？」

這就迫得燕春對原來的計劃，不能不重新考慮了。她軟弱地坐了下來，說：「你讓我想一想。你先不要告訴爸爸，說韋伯伯送了禮，也不必說韋伯伯來過，總之，你裝作不知道這件事。」

「爲什麼？」

「不要問！」燕春很嚴厲地說。

幼春的臉上微微變色，低垂眼皮，輕咬雙唇，縮在一角。

燕春自己倒又心軟了，把聲音放緩了教導着她說：「你還是個初中學生，許多話跟你也還說不清楚，等你大了，自然就會明白。你祇要聽媽的話，包你不會吃虧。懂吧？」

幼春點點頭，慢慢地退了出去。

燕春有些不安，怕是麻煩已經開始；也有些沮喪，爲了這樣簡單的一件事都處理不好。但也知道，眼前最好保持寧靜的心境，不必去多想。於是胡亂地把那些禮物放在旅行包裡，往床下一塞。然後去洗了澡，覺得輕鬆舒服多了。

在堂屋中坐不上十分鐘，聽得前門擂鼓般響；那樣的叩門聲，常使人害怕會帶來什麼突發的不幸消息，燕春趕緊去開了門，門外很黑，乍見人影，就聞得一陣刺鼻的酒味。

「噢！」定神一看，她禁不住失聲輕呼，「是你！」

門外是展成，右手撐着門框，左足踮起，一動也不動，那樣子帶些流氣，其實正說明了他已頗有幾分酒意。

「你以爲是誰？」展成跨步進來，等燕春關上大門，一把握着她的左臂說：「你以爲我每天該從後門進來？不對！我該從前門進來，大大方方，堂而皇之從前門進來。你不喜歡走後門進來的貨色，是不是？Darling！」說着，撮起嘴唇在燕春頰上親出一個響吻。

她讓他鬧得哭笑不得，但也不無新鮮的感覺。無論如何，喝得這樣醺醺然的展成，在她記憶中都是很陌生的了。十幾年前，展成在善飲的朋友中，以「量不可測」聞名，即因爲他不僅是酒量大，而且永遠知道把自己控制在醉的邊界以外；近年來因爲境遇不好，喝不起好酒，而又不甘於向劣酒投降，所以雖未必絕飲，但總是淺嘗輒止，像今天這樣醉到幾乎可笑的地步，不能不令人奇怪。

她不記得是不是展成自己說過這話：「應付喝醉的人的最好的辦法，是不要說他喝醉。」因此，她祇是暗中注意着展成，讓他自己進了堂屋；照往常他下班回家一樣，倒一杯茶放在他坐慣

的那張椅子旁邊的茶几上；茶几下面有他的拖鞋，中間隔子裡有一份專爲他而訂的英文報。

「跟藝雲在一起？」她坐在他對面問。

「是啊，你怎麼知道？」他把皮鞋「砰」的一聲摔落在地板上，顯得脫略不羈地。

「胡先生告訴我，說在詢問處看見藝雲打電話找你。這位眼高於頂的小姐，前天跟你抬槓，不還說『永遠不愛跟你說話』嗎？」她笑着說。

「今天她有事求我。」展成說，「她有個朋友的孩子，考大學沒有考上，想到美國去；不知道怎麼打聽到我在外交部的熟人多，找我想辦法。」

「有辦法沒有？」

「我有什麼辦法？」展成身子往後一靠，作出不以爲然的神氣，「有辦法我也不能替她想。不但我不愛管這件閒事，我還勸她也別管。」

「那不是讓藝雲氣得又要罵你了嗎？」

「哈！」展成一拍巴掌，興高采烈地說：「正好相反。她說：『我也早想到，託你去說什麼人情，八成兒要碰釘子。那麼，陪我吃飯總可以吧？』這有什麼不可以，我就去了。吃完飯還去跳舞。藝雲也真有趣，就憑她那一身一九六一年的港式配備，我這一套破西服，敢在那兒旁若無人地陪我跳成了『古董的 foxtrot，你說偉大吧！』」

看他說得那樣子的豪情勝概，燕春也不由得有些神往，觸動了往日歡樂的記憶；許多可以點綴生活的美好的事物，在她原不是陌生的，然而點綴到底祇是點綴，並非生活的本質。她知道自己很柔弱，全副精力放在展成和幼春身上，猶恐不能盡自己的愛心；再沒有多餘的力量能去追求生活的點綴。同時，她也很知足，把過去奢侈的物質享受，視作生活的預支，那麼今天平凡儉樸的日子，一方面可以當它是對過去的補償，另一方面也可以看成未來的積蓄，在心安理得以外，也還有着永遠不減的希望。這樣，即令記起往日笙歌徹夜，無憂無慮的光景，也祇不過在心頭浮起一縷淡淡的，遙遠的悵惘而已。

使她驚異的倒是展成的一反常態。像所有懷才不遇的人一樣，當一連串的失望趕跑了樂觀和信心，乘虛而入的必是抑鬱和寂寞，於是，除非不笑，要笑一定是冷笑；除非不談問題，要談一定是偏激的論調。而今天，展成居然能夠大說大笑了，看他紅撲撲的臉，誇張的動作，天真得像個孩子似地，燕春看着非常舒服。「是什麼東西給他帶來了興奮？」她在心裡問。如果是酒精的神奇魔力，她願意把每天買酒的錢，列為家用中必要的開支。

「爸爸！」

隨着這一呼喚，燕春扭過頭去，看見幼春出現在門口。穿着白色的睡袍——那是用她母親的兩件孕婦服改製的；上好的絲綢，領口鑲着精緻的花邊——惺忪的倦眼和蓬鬆的長髮，看上去

就像童話中所描寫的仙女那樣。

「嗨！我的未來的中國小姐，來！」展成大聲地說。

幼春微帶着羞澀地笑着。燕春知道她這時的感觉，展成雖然也極愛女兒，但從沒有這樣跟她開過玩笑，自然要害她不好意思了。

可是，幼春終於還是走了過去，挨着她父親在一張小橈子上坐下。

「這麼晚還不睡？」展成輕輕在她頰上擰了一把。

「您說話的聲音那麼大，叫人怎麼睡得着？」

「那麼我小聲跟你說……。」

展成故作神秘地湊在幼春耳邊，唧唧嚶嚶地不知說些什麼。幼春一面聽，一面已有掩抑不住的笑意。

「媽！」等展成說完，幼春拍着手忙不迭地來告訴燕春：「表姨要送我一個電晶體的收音機。」

「藝雲怎麼說？」燕春微感詫異，望着她丈夫問。

「你讓幼春告訴你。」展成笑着回答。

「表姨說我生日快到了，問爸爸送我什麼好？爸爸说：『最好是電晶體收音機。』表姨一口